

第四回 失胞親訪舊遇賢東 重世誼留賓報故友

卻說這尚義村共有二三百戶人家。凡有名目者，一問便知。岑公子車輛到了村口，便下車來嚮一老年人揖問道：“這村中何宅在那裏居住？乞為指示。”那老者道：“這村中有兩三家姓何的，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家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是何式玉家。”傍邊有一少年冷笑了一聲，道：“這何式玉家已斷根了，你問他怎的？”岑秀聽得，喫了一驚，正要動問這少年是何緣故，這老者便道：“你這相公聲音好像江南人，這何式玉想是令親了？”岑秀道：“正是家母舅，但不知如今怎樣光景？”老者嘆口氣道：“你令母舅去世了好幾年，如今家中沒有人了！”岑秀聽得，驚問道：“如今他住宅在那裏？”老者道：“他宅子久已屬別人了。”這何氏夫人在車中分明聽得此話，不覺淚落如雨。岑秀又問道：“但不知這裏還有他家親族麼？”老者道：“他家別無親戚，祇有一個族中叔子，去年也死了。你要知他家的細底，祇有前面那高大牆門有旗竿的蔣宅，是與你令親最相知的，祇去問他家，就知始末。”

岑秀謝過老者，即嚮車邊來稟知母親。岑夫人帶淚道：“我已聽得了，如今在這途中，又無個棲身之處。我卻知道你外祖父在日與這本村中蔣公是垂髮相交，自幼同進學，後來都出去做官。他公子與你母舅又是同窗弟兄。我們小時節，都是通家往來的。他公子的面貌，我還認得。方纔那老人家所說蔣姓，莫非就是他家？你可再去問聲，他家可是做過淮安二府的麼？”岑秀復去問那老者，果然就是這蔣家。岑夫人道：“既是他家，如今我們在這客途，進退兩難，不如竟去投他，或者有個棲身之處，再作商量。”岑秀遵命，就隨車輛步行進得村來。到了蔣家門首停住車輛，岑秀整整衣冠走進牆門。

祇見一個老兒在門凳上打盹。岑秀上前拍了他一下，這老兒醒來，看岑秀道：“你這小相公是那裏來的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從江南來的，你家少爺可在家麼？”那老兒道：“我家祇有一個大爺，沒甚麼少爺。”岑秀笑道：“就是大爺，可在家麼？”老兒道：“我家大爺今早約了一班朋友去打獵去了，不知到多咱纔回來。你問他怎麼？”岑秀聽說，心中想道，如此不湊巧！又問道：“你大爺既不在，家中還有何人？”老兒道：“還有個老奶奶、大娘子在家。”岑秀道：“可有小相公麼？”老兒道：“有個小相公，在學堂裏讀書。”又問：“有幾歲了？”老兒道：“有八九歲了。”

岑秀聽了，到車邊一一說與母親知道。岑夫人道：“他家老奶奶，我自小相隨大的，做人極是要好。你竟去叫他通報：我們姓岑，從江南來探親的，就是了。”岑公子依命，去與那老兒說知，那老兒見有女眷在車中，就依言往裏去通報。

不一時，看見裏面走出一個僕婦同一個大丫頭來，問道：“老奶奶問說：‘可是這裏何式玉大爺的姊姊麼？’”岑公子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丫頭即轉身進去。沒多時，祇見裏面走出一位六十上下的老婆婆來，一手扶著丫頭，背後一位中年婦人，一個十六七歲的齊整女子跟著出來，口中祇叫：“有請。”岑公子即到門外，同梅姬攙扶母親下車。

進得門來，這老婆婆已迎到儀門口了。岑夫人一見，認得正是蔣家孀子，多年不見，鬢髮斑白。岑夫人道：“孀孀可還認得我麼？”老婆婆道：“啣囉，怎麼不認得？我記得送你出門時，你祇得二十來歲，你如今已是半老的人了。”一面說著話，就拉了岑夫人的手，回到廳上。岑夫人問道：“這兩位想就是大娘子子女了。”老婆婆道：“這個是媳婦。這個是老身內侄的女兒，因他十來歲上沒了父母，就在我身邊過活的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原來是蘇家的姑娘。”因指著岑秀道：“這是你老人家的侄孫兒了。”老婆婆道：“好個小相公。”當下岑夫人就請老婆婆坐了拜見。老婆婆道：“啣囉，我又彎不倒腰，不能回禮，祇行常禮罷。”岑夫人不肯，一定要磕下頭去，老婆婆叫媳婦攙住，祇受了兩禮。然後與大娘子平磕了頭，隨叫岑公子過來拜見，因自己將老婆婆攙住，叫岑公子叩了四叩，起來又與蔣大孀叩見，蔣大娘子要還禮，岑夫人一把攙住，也受了兩禮。老婆婆叫內侄孫女與岑夫人磕頭，岑夫人也還了兩禮，又與岑公子平見了禮。然後，梅姬與僕婦、丫頭們彼此叩見過了。婆媳二人讓岑夫人坐下。岑公子侍立母側。蔣婆婆道：“小相公，你且去把車上行李檢點明白，叫小廝元兒先搬卸在東廂房內。”又吩咐老家人：“叫車夫在耳房裏歇息，管待酒飯，牲口牽在後槽喂養，明日打發他起身。”一面吩咐丫頭看茶，端正便飯，就請岑夫人到裏邊上房相敘。

岑夫人看見老婆婆還是當年一般親熱，心中纔得放懷，遂一同到內室來坐下。老婆婆便道：“你多年沒有音信，老身時常記念。自你父母亡後，你兄弟雖娶過兩個弟婦，祇生得一個女兒，又不在了。不想他少年夭折，說來真是可傷。你可惜來遲了幾年，不得相見了！”岑夫人滿眼垂淚道：“總因天南地北，不幸良人早逝，遺此一子，年紀幼小，不能前來探望，以致多年不通音信。不料我兄弟遭此不幸，不知何故，竟致家產盡絕？”說到此處，淚落如雨。老婆婆道：“你且免愁煩。但是你母子此番到來，一定別有事故。”岑夫人就將避讎原委說了一遍：“如今身在客途，進退兩難，因想這咱祇有孀孀與母親一般，自小相隨的，故一竟到來，看望孀孀，又好問兄弟家中的事故。”老婆婆道：“說來話長，且慢慢的講。”

此時日已西墜，祇見一個小學生從外邊進來，蔣大娘子道：“這是小兒放學回來。”叫過來與岑大姆磕頭。岑夫人看這小學生生得十分清秀，因問：“你今年幾歲了？”答道：“我今年九歲了，是屬龍的。”岑夫人笑道：“好個伶俐的學生，我明日送你兩件東西頑耍。”這邊丫頭已端上飯來，蔣大娘子就叫兒子：“去外邊請你岑家大哥進來一同喫飯。”這小學生往外就跑，不一刻，早把岑公子拉到後邊。蔣婆婆對岑夫人道：“今日你大兄弟不在，慌促中便飯，不要見怪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孀孀說那裏話，祇是倒來攪擾。”婆媳二人就陪他母子用過了飯，一同坐下敘談。

此時已是上燈時候，祇見外邊報道：“大爺回來了。”岑夫人正站起身來，祇聽得外邊一直大笑進來，道：“何家大姐姐想是從雲端裏送將下來了！”及一見面，彼此俱驚容顏非昔。蔣士奇已長了長鬚，若不說明，一時尚難識認。原來蔣士奇與何家姊弟自小至長通家往來，時時見面的，如今隔了二十多年，自然面顏非昔。當時一一見了禮。蔣士奇道：“大姊同令郎不遠千里而來，定有事故！”岑夫人就將避讎探親的原委又備細說了一遍，因道：“若不是有老孀孀賢母子，這裏真是舉目無親了。”蔣士奇道：“大姊放心，這是夢想不到你們來的！我母親時常記念你，祇因我家下無人，不能遠出探望。可惜何家兄弟壯年夭折，實出意外。其中情節甚多，一言難盡。料得途路辛苦，且歇息幾天，慢慢再說。”又看著岑秀道：“我看世侄青年俊秀，便歷練長途，將來定能克紹書香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他今年十七歲，已經進過學了。”蔣士奇道：“可喜！可喜！將來雲程萬里，正未可量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他年幼無知，還要尊長教誨纔是，不要如此說。”蔣士奇道：“這也是實話。我這東邊書房頗覺清靜，大姊是知道的。如今裏邊又添蓋了三間，若嫌嫌顛裂，大姊與賢侄就可在內居住，裏邊書籍頗多，又不妨大侄的誦讀。後邊側門貼近這上房，清茶淡飯，俱可在此同餐。若嫌嫌不便，就請賢侄到前邊，頭邊是年可

可。”原來蔣士奇也有個胞妹，比岑夫人祇小一歲，若在時已有四十二歲了。幼時與岑夫人同學針黹，如親姊妹一般，極相親愛。自岑夫人出嫁後，不及一年，得病而死。岑夫人卻是知道的。如今這老婆婆見了岑夫人如見女兒一般，十分親熱，便道：“你大姊且在我房裏安歇幾時，我要與他敘敘舊話。小相公在東書房恐怕冷靜，可叫元兒在那裏伺候，要茶要水，俱可到裏邊來取。”

蔣士奇聽母親說了，當時就叫小廝家人將行李俱搬在東書房後間，又叫小廝丫頭們在那裏安排床帳。收拾被鋪完備，遂叫元兒打着燈籠先同岑公子過書房來觀看，果然見裏邊圖書滿架，庭前花木扶疏。後面隔著一個大園子，另是三間住屋，甚是清雅，床帳桌椅件件齊備，側邊有一小門，即通著上房院子。岑秀感激不盡道：“途路難人蒙老叔大人骨肉之愛，不知將來何以為報！”蔣士奇道：“我與你母舅三世通家，情同至戚，今日到來，實是難得，以後再莫說這客話。賢侄可安心在此讀書，等饑人離任，便可回鄉，以圖青紫。”坐談之間，岑秀又問起母舅家的事故。蔣士奇遂將何生遇仙姊起，及生小梅，又另娶黃氏，以至病亡，遭何成敗壞緣由，細細說了一遍：“後來因我有事往省城去了。月餘回來，誰知他竟將你表妹騙出去賣與了個浙江過路的新科進士，聞說姓王，得了他三十兩銀子回來，次日就生了個大背疽，叫號了一日一夜，被毒氣攻心死了，也算是日前的報應。”岑秀聽了始末甚是傷慘，又問：“我這表妹，叔父自然是見過的，不知有幾歲了？”蔣士奇道：“你表妹雖祇得十一二歲，聰慧過人，能識人賢愚貴賤，且生得十分秀麗，可惜如今不知下落！”

說話之間，蔣老夫人婆媳同了岑夫人從後邊轉到書房中來觀看。岑夫人道：“我記得從前沒有這三間內室的。”蔣士奇道：“正是。皆因上房邊鄰著空園不大謹慎，因此添蓋了這三間。”岑夫人見房中事事齊備，感謝不盡。又坐談了半晌，蔣士奇道：“賢母子途路辛苦，請早些安息。”吩咐元兒在書房小心伺候，又吩咐丫頭掌燈，叫大娘子送岑夫人到老母房中去了，這老婆婆原與內侄孫女同房，有兩張床鋪，如今岑夫人來了，卻好一房居住。蔣士奇前後照料已畢，然後自己回房歇息。次日清晨起來，便問岑公子所僱車價。岑公子正要自己給發，蔣士奇道：“不必如此計較，我如數給發他去便了。”當日內外設席與他母子接風洗塵，都不必細說。岑夫人夜來已聽蔣婆婆細說何家始末根由，甚是傷感不已。

自此，岑夫人母子在蔣家居住，如同至親一般，並無半點客氣相待。岑公子朝夕誦讀，甚是適意。這小學生卻與岑公子有緣，偏要在書房裏與岑公子同睡，岑公子早晚教他讀書寫字，甚是聰明，自放學回來便在書房，一刻不離。蔣大娘子亦甚歡喜。裏面蘇小姐因自小沒了母親，又拜岑夫人做了乾娘，十分親愛。

原來這蔣士奇父親做過一任淮安司馬，雖是書香世家，他卻中了武舉，生得八尺五六身材，熊腰虎背，闊面長鬚，河目海口，兩臂有千鈞之力，精通武藝，曉暢兵機。祇為老母年高、家務難卸，因此不思進取，日逐飛蒼走黃、馳射擊劍為樂。接待親朋，極重肝膽義氣。後來知岑公子也能騎射擊劍，氣味相投，常常講究些兵機戰策，叔侄十分敬愛。這正是：

此日習成文武藝，他年貨與帝王家。
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僕一生多情，凡遇親友。惟恐相待之薄，貽人物議。初不計親友之於我何如，此非自譽，性實如此。觀此一回寫得蔣士奇，極其慷慨，極其親熱。世有如此人，那得不教人仰慕！作此書者真有關於世道人心。文章之巧，又其餘事耳。篇中敘賣小梅時，若蔣公在家何無一語相阻，又何妨周濟何成數金，竟將小梅接到家中，認為己女。今補敘不在家中，固是生出後面許多絕妙文章，然亦是文心細膩，無微不至。